





楚元王傳第六

班固

漢書三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母好書多材

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

國奄里人浮丘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况伯秦時儒生

帝諱改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

蚤卒師古曰蚤占早字也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

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

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

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

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

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
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
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
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
高祖微時常避事時待與賓客過其立嫂食應劭曰立姓
也孟康曰西
方謂亡女婿為丘嫂立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立大
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立字
作巨丘巨皆大也張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畫音
晉二說其義得之釡釜音
勞棘也師古曰以勺釡釜
令為聲也釡音洛又音歷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
繇是怨嫂師古曰繇
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
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

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憂言
其母憂羹釜也元王既至楚

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

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
卒終也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

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

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
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

詩師古曰次
謂綴集之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

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
者猶辟邪辟

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文
帝之時已卒也辟音僻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

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

四年薨子戍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
王生子封

元王立

以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

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

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古執字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

穆生不著酒師古曰著讀曰齊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

一宿而執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

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師古曰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

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急也忘道之

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

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

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之名師古曰繫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

役囚徒以鎖繫綴耳晉說求之赭衣使杵臼碓舂於市晉灼

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舂者耳非舂也師古曰為木杵休侯使人諫王

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

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二十一年春景帝

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

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
 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
 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
 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
 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
 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
 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
 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
 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
 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母後人有天下師古

曰方天下後何齊父長平上書生足事下有司考驗辭服
 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
 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
 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留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關彊讀曰疆解在文紀
 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以在京師供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太夫人薨賜坐師古曰
曰坐冢地謂為葬靈戶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紹辟
 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
 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
 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

行集卷一

卷之三

一

先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

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

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

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

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

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

匡中馮異爵皆皇子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耳疑爵字衍至皆皇子九祿賜禮皆與皇子同案傳云景帝即以其親封至寵子五為侯

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

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為宗

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考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

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妻死

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

譚渡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居

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望

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為受譚

寔誹故云寔誹故云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

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

豫豫其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

謀議也

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

餘人德寬厚好施主師古曰言好施恩每行京兆尹事多

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曰富民之怨也

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德上

書訟罪會薨太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

嗣制曰賜諡繆矣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妄訟子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

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

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勝也

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郎如今引

御輦既冠以行脩飭擢為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從力是時

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

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請

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

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

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

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歎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高方鑄

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

更更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

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才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

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至

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會

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

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

夫給事中文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

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

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

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待

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

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

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期堪更生下獄

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

間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

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

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

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變也言竊聞故前將

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

猶逆也音五故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

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

用有過之臣者

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二獨夫動。

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

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

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立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

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師古曰：賞謂緩怒其罪也。復用之位

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

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

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師古曰：謂改作憲章。

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

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

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

二記。師古曰：比音必窠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

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

具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臣愚以為宜退恭顯

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

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

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

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

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
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
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
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望之自殺天子
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
已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其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
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
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叻畝猶不
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叻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非廣五寸二非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

謂之叻六叻而為一畝叻音工犬反字或作畝其音同耳
卷倦忠謹之意倦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以舊恩未報
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
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抒音食汝反臣聞舜
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
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
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師古曰韶舜樂名
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
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選衆賢罔不肅
和師古曰雜選聚積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

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

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和也

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書

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甲之辭詩也相助也

來至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詩言

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

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又曰飴我釐釐

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餘遺也言天遺此物釐釐

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

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詩幽王厲王

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

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

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

然患其上訛訛然不供職各失臣節其可哀痛而謀之善

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歛音翕訛

音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師古曰撓屈也撓音女教反勉

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慤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謦謦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

也。善實無罪辜而被讒譖。行事不敢自陳勞。當是之時日

月薄蝕而無光。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

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北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

日在辛卯辰也。以卯會而日見陰侵君故甚惡也。又曰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彼師古曰微虧微也言

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矣。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

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

能也。善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鋤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

胡憯莫懲。師古曰憯痛也。言百川沸騰而相乘陵山

頂降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

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魯莫創又也。憯音千感反。霜降

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

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為也。孔甚也。將

而衆度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僞。禍甚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

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

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幽王見殺。師古曰為大

虢晉也。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殺。師古曰為大

王于驪山下虜。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

之。子幽王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

二

曰奔也師古曰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

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也易為賤譏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謂何

也刺之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三年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定公十八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朔癸巳桓三年三月朔壬午宣八年六月朔丙寅

年六月辛未朔二月癸亥朔五月庚辰朔八月甲子朔十一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五月甲辰朔八月甲申朔十一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月癸卯朔三月甲辰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秋朔八月丁巳二十二年冬十月丙辰朔二月乙未朔五月甲辰朔八月甲申朔十一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朔冬十月庚辰朔二月癸巳朔五月甲辰朔八月甲申朔十一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月甲子朔八月甲申朔十一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年夏四月甲辰朔七月甲申朔十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戊朔二月甲辰朔五月甲申朔八月甲辰朔十一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年正月辛亥朔四月甲辰朔七月甲申朔十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二四月辛亥朔七月甲申朔十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年正月辛亥朔四月甲辰朔七月甲申朔十月甲辰朔三月甲申朔六月甲子朔九月甲辰朔十二月甲申朔

朔凡三地震五月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八月

月甲午凡五也山陵崩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

山崩凡二也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

冬有星孛于大辰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

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年火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

齊大災僖二十五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

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四月

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

六月辛丑亳社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

狄于鹹公年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

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

瞞音未安及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鷓鴣來

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禧十六年三月戊申朔隕石于宋

來巢蜮短尾依也鷓水鳥也蜚負蝨也鷓音五歷反蜮音

域黃音扶味反書冥晦師古曰禧十五年九月巳卯晦雨

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李梅冬

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禧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

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八月殺殺師古曰謂

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八月殺殺師古曰謂

月夏之八月殺殺謂且也大雷雨師古曰事在禧二十九年

具反下雨雪霽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

冬十月雨雪霽十年冬大雨雪皆足也水旱饑蟻師古曰

千並起如淳曰禧午猶離杏也師古曰謂恒元年秋大水

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師古曰

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四年秋大旱宣十五年冬蟻生饑襄師古曰

於宋八年冬蟻宣六年八月蟻宣十三年秋蟻宣十五年師古曰

七年八月蟻宣十二年八月蟻宣十三年秋蟻宣十五年師古曰

也蟻即蟻也蟻食苗心者也蟻音終蟻音冥當是時

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

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

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傳假弒其君鄭子三十二

年共仲使圍人擊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賦公于武

閼藩十年晉里元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
 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頹十四年齊公子商弒其
 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夷
 魯襄仲殺子惡宮弒其君嬰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
 臯四年鄭公子福弒其君夷十一年陳夏徵舒弒其君
 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
 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
 而弒之十三年晉人弒其君比其君慶于乾谿十三年
 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比弒其君慶于乾谿十三年
 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
 人弒悼公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齊如曹莊
 九三悼公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齊如曹莊
 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涇二
 年晉滅耿滅霍滅魏信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
 楚人滅黃二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涇二
 楚滅江五年楚人滅舒黎九年滅蔡十六年楚人滅
 宣八年楚人滅舒黎九年滅蔡十六年楚人滅

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鄭十七年楚滅舒蕭襄
 年晉人滅鄆齊滅萊十年諸侯滅偃偃陽十三年取郟
 十五年楚滅舒氏昭四年楚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
 三十年楚取我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
 十四年楚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
 邾滅莒句楚滅頓十五年楚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
 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上奔蔡襄十四年
 年晉子夷與來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地古曰春秋
 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伐其郊周邑也昭
 日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王以諸侯伐鄭鄭
 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栢王應劭曰王中肩師古曰鄭事
 桓五年我執其使伯來聘我伐凡伯于楚立以歸凡
 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朝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
 不

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

其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由此觀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言雜亂也渾殺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

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汝反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

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楊惲上書遂幽北關北關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

五故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師古曰音工衡反傳授增加文書

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惑耳目

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分曹為黨往往

羣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

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

次如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毀譽將

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是以日

月無光雪霜復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

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

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音立略反初元以來六

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
疏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紛亂也況甚
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
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
退而善政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曲也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小人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
云雨雪應應見見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應盛也見無雲也

見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應應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
升用而小人誅滅矣與易同義昔者鯀其工驩堯與舜
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禱祀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渾敦也
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禱音徒高反渾敦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
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魯大夫也
室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
李斯而削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
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邠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言守

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

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

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

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今二府奏

伎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故出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伎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

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師古曰詆毀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譁也故詩

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此邠柏舟言仁而不遇之

詩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悄悄音千小

反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

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

周師古曰事見尚書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

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

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王正位在下位則思與其類

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

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在上則引其類在下

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

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師古曰交戰合黨共謀違善

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

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

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

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

其餘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

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也考祥應之福省

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省視也放遠佞邪之黨壞

散險諛之聚師古曰險言曰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

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嫌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

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肺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

一二條其所以師古曰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

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自

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

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寤潤無所取

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

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斷斷忿嫉之與意也斷音牛斤反興

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

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
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
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
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
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
才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
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朝關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
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
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

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困屈張晏曰惛誠也惛綴

誠也惛音口本反惛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狝特寡

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

衆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脩深惟其故而反晬昧說天

託咎此人師古曰晬不明也讀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

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

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稱

無也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

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

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

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

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

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

音於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師古曰適要

救危又世頌凡八篇師古曰適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已及

同類也師古曰與謂比也音許證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

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

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澗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

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

曰荷音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

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

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

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

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

禍福者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

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

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

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

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

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

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正月建寅為正

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

地人之三統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

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也裸灌鬯

來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喟然歎

曰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

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

與時同無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

知之貌

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

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休

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師古曰効謂效驗也故常戰

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

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意悽愴

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

閒應劭曰斷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師

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

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斷而陳其間豈可動哉張

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斷音側畧反

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

無可欲謂不真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也錮謂鑿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為喻也錮音固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

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

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山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

晉灼曰立壠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禹葬會稽不從禹葬會稽不

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龍也墨之取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

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文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

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開臣墳曰汲郡古文畢在長安西北

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師古曰謂不文

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

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稱古墓而

不墳師古曰墳謂墳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

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為四尺墳遇雨

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

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秦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

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材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

而號曰師古曰號謂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

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

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

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其葬君親骨肉

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

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魋為石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

士而造春秋亦言繕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

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

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師古曰瘞

反咸盡發極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

曰阿謂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

餘石槨為游館李奇曰廣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人

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

今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

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

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

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

章陳勝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

振之而求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

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椽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

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

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

寡知其葬愈厚立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

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

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宮

頌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及魯嚴公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鸞維蛇女子之祥也後嗣再絕孟康

師古曰即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行志後嗣再絕孟康

子服閔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

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積土為

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功

費六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

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

謂亡其臣甚憐焉師古曰憐謂不丁言惑於此事也以死

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安

焉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若

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

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照五帝三王

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師古曰壠猶反也說愚夫

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

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

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

足以為戒初陵之禮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樗音規

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以息衆庶書奏上甚

蕭望之傳規樗音議皆同其字從木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

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好也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

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

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反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

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

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

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

甚師古曰浸漸也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

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繫世蒙

漢厚恩師古曰系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

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向遂

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

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待國政師古曰

音千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齊有

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弑

其君師古曰術音口且反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

以雍徹師古曰徹音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佾八佾

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朝事師古曰莞濁亂

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術故經曰

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春秋舉

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

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

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

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

反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

秦國國甚危殆賴籍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

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

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

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

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

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

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

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汙私依

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

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莞執樞機明黨

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

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

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

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

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歷上

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

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工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

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工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

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

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

曰冠石也師古曰重具在睡孟傳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

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睡孟傳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碎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

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

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卓隸師古曰卓隸卑賤之人也春秋

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

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

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外引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

而離之也音千萬反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

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

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寢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

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

曰上繫也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

之辭也

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

不得久事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皇太后也

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為中壘校尉向

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

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皇幸東井蜀郡

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作壘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

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教師古曰事見虞書益

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唯蕩之詩亦言湯以桀為戒也

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

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

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奇居宜反漢

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

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比類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

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具有小大希稠占有

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師古曰賁彖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政

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而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

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星辰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

也當見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

四仲也張晏曰雷常託雲猶君之託臣也

西過午為無雲而雷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

無臣枉天夜光曰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

也狗無聲為焚惑襲月應劭曰焚惑主內亂月孽火燒宮師

曰孽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人

見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角大用以亡應劭曰天王坐

籍之收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并得天下之象

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

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

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

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小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

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

金滕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世所同聞也臣

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異銷大異而興高宗成

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猥猥歛

也猥音懇今日食尤屢星孛東并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

奸音干

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以設卦指爻而復

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孟康曰俾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

書洛誥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間讀曰開上輒入之師古曰謂然

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

本根無所庇蔭師古曰庇音必察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疆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

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

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

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執

前佐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沒以易教授

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

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

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

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

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

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

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丹咸以能治左氏

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

曰質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謂指趣也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

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父子俱好古傳見疆志師古曰

也記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載孔子曰論語

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立亦恥之匿親見夫子而公羊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立亦恥之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後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傳聞之

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

音居寬反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

以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

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

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

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邊

器也以竹口邊以木曰豆邊音邊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

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

者即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

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

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

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

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萌生天

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

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

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

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

離絕以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

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

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

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

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閒編謂舊編爛絕就

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首古竟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

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

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

原師古曰罷讀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

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贊曰當時學有百篇也師古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

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闕文學錯亂學上若茲雖昭其情猶

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

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義有廢遺者其得與立之也此音頽寐反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

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

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

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

曰愈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

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

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傳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

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

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

也又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

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

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款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

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款改亂舊章

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款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款由

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

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

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款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

后留款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

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

歷譜初款以建平元年改名永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

兵補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及王莽篡位款為國師

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續曰歎自

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

楊雄師古曰孫况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

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師古曰近音其斬之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

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

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鳴庫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

之師古曰厚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豈

非直諫多聞古之益交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

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

可謂益也與讀曰歎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

傳詳記是年德公強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年三餘始三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南整

望夷之禍仲馮浩曰師古但舉朝多憂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淫為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班固漢書二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也

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項籍使將

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

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置廣

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

曰周禮說衣翼柳柳聚也眾師之所聚也隆穹所謂車牽者耳

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牽者耳

非此之謂也牽音扶曉反并與其家僅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

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

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

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項氏臣豈可盡誅邪

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

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

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師古曰從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

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上

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朱家

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

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醉酒也師古曰言

天子為大臣也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罷引

也郡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

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

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吾臣一人毀去吾臣恐天下有

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辭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不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入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賈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與

寶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

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詣布師古曰欲得寶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也

寶長君曰李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足下無往固請書

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

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李布諾師古曰諾

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

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神何足下距僕之

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

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李心氣蓋關中遇人恭

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兵從爰絲匿長

事爰絲師古曰絲爰蓋字言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

司馬如淳曰中尉司馬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

以行師古曰許自稱為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

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為項羽將

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

危哉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

賢豈相危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

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曰丁

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

人臣無效丁公也本傳補註見白見嚴猶言見棄非引見也招權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窮

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

為保謂保可任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

家報仇服虔曰為買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燕王布

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

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

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

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

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讀曰促促

也急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顧曰願一言而

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

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割

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

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身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

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吳楚反時以功封為俞侯蘇林曰俞音輸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

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賈嗣侯師古曰賈音奔孝武時

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

術於樂鉅公師古曰鉅音者若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

好也音游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

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

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

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

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

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上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

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土曰公
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
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
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
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
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
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冒
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
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師古曰歐與驅同言不歐之令戰也歐字從支支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

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
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叔曰上無以
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
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
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
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管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邪何
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
物藏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
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

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

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曾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

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從擊

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

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秦事稱意拜為京

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

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李布以勇顯名楚身獲軍塞旗者數

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躡履之李奇曰塞拔也孟康曰塞斬

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屨而可謂壯士及至困危奴僕苟活

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僕古戮字也奴僕彼自負其材受辱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

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

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等說早也樂布

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

者難也難處死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李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高五王傳第八

班固

漢書三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

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

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

古曰諸姬摠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

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摠言之文三王傳

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

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

矣共讀此恭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六年

齊悼惠王

高五王

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後

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

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太后

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蛇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

立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

卮師古曰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

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內史士

曰師古曰內史王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

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

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呂太后喜而許

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二十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四年高祖崩師古

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趙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

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

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

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

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

無忠臣兮，何故能明白之也？師古曰：謂不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

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原自無直言已之理，直與天相監之，當屬上句。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

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

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

上曰：趙幽王幽死，狀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

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

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

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

景時，罷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

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

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見不知其姓。

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

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

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

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

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

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

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恩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主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闐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

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賢。又讀曰關。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

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

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

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

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於邸。三趙王既廢，高

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

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北。笑曰：「願

及留耳。」師古曰：願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負負。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

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

耕概種立苗欲疏師古曰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概音真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床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

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

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

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

為彊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

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

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請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

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讀曰邵乃發兵入衛

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給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

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

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

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

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

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

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六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

琅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
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廼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
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
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
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
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
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
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
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

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

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四也忠臣

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

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

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

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

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

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

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師古

曰諭謂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

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

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

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

者也張晏曰言鈞惡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

幾音幾後多音各白此訪與手擊義同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

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梁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

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

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

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

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故今去勃父

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

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

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

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

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

置一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

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

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

前漢書卷五十五

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
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
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
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
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
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
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
立雲兄俚為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
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
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

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

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

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

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

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

曰柴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

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

彼反又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

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於是乃分齊

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
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
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
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孝文十六年
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
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齊孝王狐疑
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
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
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
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

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起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

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

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

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

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

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

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

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

曰紀太后太后乳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

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

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音奄人入事漢皇太

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

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

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

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文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

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

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

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

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

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

言定國姦其子及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

之文與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師古曰寢古浸字也

寢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

蓄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安

師古曰非大地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

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

為亂師古曰幾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

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

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

時趙王懼王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

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

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偃遂塞滿也

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

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

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

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

子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統之今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

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

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

御婢姦如淳曰姦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頤或白晝使

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

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

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

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背也音步內反言

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

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

絕補註仲馮曰吳王濞傳前廢西膠東齊川濟南共圍臨淄後廢西膠東齊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

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

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

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輔益阿黨之法

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在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

也王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也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卷五十五

蕭何曹參傳第九

班固

漢書三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

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日害勝也

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

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

說皆得其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

長常佑之師古曰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推助也高祖以吏繇咸

陽師古曰繇讀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

奉何獨用五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

有方略也蘇林曰詳何與從事也秦時何迺給泗水卒史

前漢傳九

蕭何

一

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

事第一師古曰秦御史欲入言徵何

何固請得毋行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

次言於朝建微何用之何心不願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

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

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趣何獨先入收秦丞

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

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

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

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

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

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

死乎師古曰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

敗下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

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

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巨墳曰流俗語云天漢其

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其

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

讀曰伸古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通用字

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

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墳撫諭告師古曰墳使給軍

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

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

其所奏許其所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

請依以行事卒輒補缺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同

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逃去何常與關中

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

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相師古曰相到反次下亦同鮑生謂何

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

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漢五年已

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

功最盛先封為鄴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

南陽解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

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

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

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

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

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縱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

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稜功臣多封何應劭曰稜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天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遜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糧見在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

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適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

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

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

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

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

曰恐其為變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上說師古曰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

何為師古曰問其居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

軍如陳豨時師古曰豨蓋也蓋所有客又說何曰君滅族

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

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

不致也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

地賤昔貢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賒也於是何從其

計上乃大說師古曰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遮

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

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

民請曰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

豪為獸食師古曰豪木釋也言恣人田之不收上大怒曰

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相

前美專凡

一齊可

一

一

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上曰吾聞李

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

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負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

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

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

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

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

也上不憚師古曰憚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求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今出外自休息相

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

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

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

若主帝曰曹參狗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

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僻讀僻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

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

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為鄼侯

小子延為宛陽侯師古曰宛及宛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孝文元年

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

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

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今其祀絕朕甚憐之

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

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十四百

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

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

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

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

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結長喜為鄼侯蘇林曰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

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中涓曰

中涓者也師古曰涓絮也言其在內也擊胡陵方與音房

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

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

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

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

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又攻下邑

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

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

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

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張晏曰楚爵也號

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戚縣古曰為其後從攻東郡尉

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

西至開封擊趙音軍破之師古曰音音奔圍趙音開封城中西擊

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五破之虜秦司馬及御

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

也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音軍尸北破之

陳取宛虜齧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齧降封為

孟康曰尸從南攻擊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

傳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嶢音亮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

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

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

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雍熒蘇林曰右扶風擊章平軍於好

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擊三秦軍壤東及高

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音內史保

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

孟康曰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

秦蘇林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

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東擊龍且項佗定陶

破之

師古曰止音子餘反他音徒河反

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

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

服日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及還攻

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

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假左

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

攻魏將孫遨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

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

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

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

蘇林曰鄆大原縣也師古說讀曰悅鄆音一戶反

又音乙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

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

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

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

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音竹庶

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巴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

日或以高密大破之斬龍且廣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也定齊郡凡

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

田既師古曰守相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

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
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
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
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
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
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
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踰郡守司馬候御
史各一人如淳曰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
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
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言人人殊參未知

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

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其治

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

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

謂齊行治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

曰屬音反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

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

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人

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

末也賞在何後發奇也中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擇郡國吏長

大孟康曰取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日夜飲酒卿大夫以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

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後吏

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史之常從迺請參遊後園問吏

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

飲也坐音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

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

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迺謂窋曰女歸試

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汝也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

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

前漢書

卷

二

何治也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

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

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

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

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參

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

一文頴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宦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

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

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

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

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漢興依日

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

為喻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

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

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

施後世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慶為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慶

流苗裔盛矣哉蕭何傳以父母害貢父注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曰於毒

三事也亞夫所以稱屬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餘說太甚○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貢父昆句先題具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從事共辦之

伺之音千豫誤中副車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更改也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水之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非汜水也又非汜水服說

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良愕然欲歐之良愕然欲歐之歐擊也音一曰反

為其老廼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

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

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

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

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語終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

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

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殿將服虔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

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

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

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

黨師古曰廣立六國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

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

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

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峽關下

軍師古曰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

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願沛公且留壁使人

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

軍之後誇示敵令酈食其持重寶師古曰秦將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

其解擊之師古曰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

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

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

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

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

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

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

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具

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

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

秋鯁姓師古曰服說足也音才垢反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

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畧反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

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

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服虔曰二十兩曰鎰師古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

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

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

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關道也示天下無

心以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

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

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廼間行

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

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鞞而問曰吾欲捐

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

功共破楚地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

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首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

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

師古曰與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也師古曰特獨

將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

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

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酈生

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

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

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

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

泥佩謂授與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

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

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

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著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

命也師古曰度首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

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

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

散鹿臺之財

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

以賜貧窮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

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

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

牛桃林之蹙

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

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示天下不復輸積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

師古

曰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

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

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

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

云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

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母彊六國復撓而從之

服虔

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

之乎師古曰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

服說也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

師古曰

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

師古曰後韓信破齊

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

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

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

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籌

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也。言近也。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

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

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

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

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

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

西有殽、師古曰：殽山也。音酒。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

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古師

曰沃者既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古師

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阻三面而固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古師

輓音晚引也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

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劉敬說

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

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吕后恐

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吕后乃使

建成侯吕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古師

曰言日日君安得高枕而卧師古曰良曰始上數在急困

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

臣等百人何益吕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

生所謂商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媢士師古曰嫚與慢故

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

應得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廼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等也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

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

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

諸將不敢不盡

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

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

師古曰惟思也

廼公自行耳

師古曰乃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

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

師古曰在新豐西見上曰臣宜

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憤母與楚爭鋒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因說上

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

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

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

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

日所以謂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

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

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

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我欲

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師古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鵠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

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

施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闕師古曰闕盡也曲反戚

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上去罷酒竟不易太

予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

眾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

良廼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疆

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

仙人號也神農時為兩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

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長

得仙俱去廼學道欲輕舉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廼彊食

之師古曰食讀曰歎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何在魏豹傳何

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

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

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東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

讀書洽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

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

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

也晉灼曰覈音統亦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

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

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

家廼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背也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

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之女負曰

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以聘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

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古也平既取

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分

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

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從少

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

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

治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

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

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

曰無何猶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其

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

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

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船人知其無

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

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

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

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

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曰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

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

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

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

昧之文不平雖美丈夫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

可據也王光好外見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事魏王不容

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今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

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

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

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

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

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

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

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

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

為資誠臣計畫有可來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

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為

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

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
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
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
師古曰言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
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
歸漢如淳曰頑頓無廉隅也師古曰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
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髓之臣亞父鍾
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寐且音子問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居竟反項

王為入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
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
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
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師古曰舉鼎俎而來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
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
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
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音千余反平迺夜

出女子二十人，策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卿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防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上曰：不能過也。平與知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

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趣，竊

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

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師，

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

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

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

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

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

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迺復

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

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

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

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

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

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

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

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

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

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

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高帝怒曰噲見吾

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異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

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

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

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吕后女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

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

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

崩平恐吕后及吕須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

也於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吕后

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因固

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以為郎中令日傳教帝如淳曰是

後吕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

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且貴幸以參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

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

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

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

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耳陵母陵卒從漢王定

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

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

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吕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

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

后不說師古曰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

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吕無所不可太

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

師古曰啜小飲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縱欲

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

不如君

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

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

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

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

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

杜字本作

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

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師古曰食其音異基

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

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

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

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

中事也

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

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

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

喜面質呂須於平前

師古曰質對也

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

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

師古曰顧念也

呂太后多立諸

呂為王平偽聽之

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恬也

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

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

舉以為相

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

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

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廼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

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

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

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

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媿不能對上亦問左

丞相平平曰各有王者上曰王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王者而君

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

擊服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陛下不知其驚下

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駿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外填撫四夷諸侯

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

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

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頗為丞

相師古曰頗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

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

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

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

平師古曰此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願得續封然

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徒沛

河南通音丘權反其下亦同

徒沛

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也常以吹

簫給喪事

師古曰吹簫以樂材官引強弩官也孟康曰如

今梳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且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

下方與音房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

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

之擊章邯車騎師古曰擊破章邯之言墳也謂軍後殺使與章邯

略定魏地攻韓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齧桑先

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襲取

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

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

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

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

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

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絕河津擊趙

賁軍尸北師古曰奔尸即尸鄉音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

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

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

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

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

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

之西擊益巴軍破之如淳曰章攻上邽師古曰東守燒關

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

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

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

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高祖行之前原自馳道猶言賜爵侯爵

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

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

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

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滏石應劭曰滏音沙孟

古曰滏音赤坐反師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

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

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轉擊韓

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晁鴈門守圉師古

者鴈門守之因轉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

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立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

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

曰即幽州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虜綰郡守

陘音大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破綰

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

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

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摠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

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

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高帝

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

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士不鄉讀曰嚮趣為我語

蘇林曰音趣舍臣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其椎少文如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

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此椎語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

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

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

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

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

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

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

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

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

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

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

兵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

曰荆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

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

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

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

不得入太尉往諭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

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

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

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

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

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

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

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

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

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

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

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

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

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

擲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

貫國璽時尚不反况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縮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

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

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

反竹仲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

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

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

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

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

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于容反居三歲兄絳

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師古

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條字其音同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

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

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邁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

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

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

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

中管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應劭曰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

使人稱謝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

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明如兒

戲耳師古曰鄉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

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

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

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

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願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

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亞夫既發至霸上趙

涉遮說亞夫曰將軍來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

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

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

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

曰右謂少西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間不過差一二日師

去也走音奏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

天而下也師古曰不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

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吳

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壁而走音秦

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

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

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之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

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候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

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

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

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

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

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

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矣也上讓曰

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矣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若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迺矣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

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矣死後迺其子彭

祖顧得矣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矣信也師古曰趣上曰讀曰促

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矣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矣之非

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

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雖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

相議不可用，廼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

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音側吏反。無切肉

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者。上視

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箸者此非不足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

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

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

塗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楯其也。取庸苦之不與

錢。師古曰庸謂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然而上變告子

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更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

辭情。師古曰簿問者。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

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州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

用汝故召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

曰：臣所買器廼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

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

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
餓死死後上廼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
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丘

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

子稱以貌取人夫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

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口如良受書父老亦異矣高

祖雖離困厄良常有力師古曰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

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半

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

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何其

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

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

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師古曰乃汝也言終皆如言聖矣

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願楚人

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

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臣必按從水
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理切據許慎說文
云東楚謂橋為圮在土部本從土寫蓋誤從水合從土從
頤音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圮字校定

貢父曰若本實作圮
應劭無緣改作汜上

疑圮亦自為頤音而釋為橋也譬言如贍辭作澹辭矣然則圮字從水亦未
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

此處有篆書及刻文，部分文字模糊，但可見「圮」字之變體。



